

「一帶一路」中國韻文創作接受史文獻研究系列

杜甫韻文緯國漢初
接受文獻緝考



沈文凡 著



吉林大學出版社

本書系四川省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后期資助項目（LB17-E01）成果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全唐詩》創作接受史文獻編考（14BZW082）階段性成果

「一帶一路」中／國／韻／文／創／作／接／受／史／文／獻／研／究／系／列

杜甫韻文緯國漢初
接受文獻緝考



沈文凡 著

一般來說，學者們對任何一位詩人的研究，都是從其人其詩開始，而後才擴展到相關的一些其他內容。沈文凡先生的杜甫研究，也有同樣的一個經歷，但其中一個不變的線索，則是始終關注杜詩的傳播與接受問題。

早在二〇〇〇年，先生就出版了專著《杜甫詩選注》，精選杜甫的詩歌，加以精到的注釋。同年，在《杜甫研究學刊》上發表了《試論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特色及其新聞傳播性》一文，文章認為，杜詩「從不同角度迅捷、真實、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況，尤其以「新聞快遞」的形式全面展現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後幾十年間的歷史面貌」，「他將中國古代詩歌的現實主義推向了一個更高的階段，具有前所未有的廣闊性、深刻性和嚴謹性。」強調杜甫「在萬方多難的社會背景下，在顛沛流離的境遇中，他具有現代職業新聞記者的政治敏感和社會責任感，思人所不能思，道人所不敢道，不論是遠聞而賦，還是近睹而作，皆能關注時事，捕捉熱點，真實、深刻地反映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本質。他採集各種社會熱點問題的範圍之廣、角度之新，前所未有。杜詩實際上就是用詩歌形式寫的編年史。其價值在於，用精美的藝術形式記錄了那個時代的各種典型的新聞事件，表現了他的忠憤激切、愛國憂君念民之心。」「杜甫詩多用問答體，頗類似當代新聞報導所用的採訪形式。或單刀直入，直奔主題；或委婉含蓄，迂回包抄。」「唐詩中大量運用對話是從杜甫開始的，這與詩人用詩歌形式記錄採訪內容、反映時事有關，也是詩人對傳統的敘事詩所進行的改造。」文章以《新安吏》中詩人與吏的對話為例，說「詩人以敘述為議論，選鋒命殺，抓住關鍵問題發問，情理切實，不失毫芒，確實是真正的「焦點訪談」。對杜詩的新聞傳播性進行了新穎而深入的探討。如果說《杜甫詩選注》對杜詩的當代接受有所助益，這篇論文則直接關注杜詩本身的傳播問題，是沈文凡先生研究杜詩接受的開始。此後，二〇〇八年，文凡先生發表《〈論語〉鑄就了詩聖杜甫》一文，指出「無論是杜甫社會理想的確立，人生態度的選擇，還是一部杜集何以對世人有如此巨大的影響，都與杜甫接受了《論語》的精神要義有關。」「杜甫對《論語》中的精神要義不只是一般的繼承，而且是身體力行的實踐，以實踐弘揚了《論語》的精神要義。」由對杜詩的研究，進而對杜甫的文化淵源進行探索，正是孟子「知人論世」之說的體現。

先生的杜甫研究，並不局限於杜甫本身。在「一以貫之」的接受視角之下，對杜甫律詩的接受問題進行了廣泛而又精細的研究。二〇一二年的文章《杜甫五律、五排詩韻之明代接受文獻初緝》，針對「杜韻」在明代詩人中已經成為專有名詞的

創作現象，對明代詩人在借用「杜韻」時，或遵原詩體次韻、和韻、步韻，或僅按其詩之韻脚對創作出新的不同於「杜韻」原詩體的作品的多種類型與變化進行研究。指出「雖然明代詩人「稟矩於李杜」，對唐代詩人用韻兼收並蓄，但從律詩學，特別是詩韻學的角度主要取自杜甫，這與杜詩詩體豐富，具有集大成的思想藝術成就有關，更與杜甫在明代的影響有關。」

「明代詩人詩歌創作以杜甫詩為韻腳的詩例最為豐富。從用韻的角度來說，是屬於形式方面的問題。但以「杜韻」為詩韻庫前提下使用杜甫詩韻也還是綜合考慮了具體某首詩詩韻與自己所創作詩歌在內容、聲韻、情蘊、體式等方面的相近性。」論文在豐富的例證的基礎上就杜甫詩韻在明代的接受情況作以緝考，補充了這方面研究文獻之不足。二〇一三年的文章《杜甫名篇名句日本江戶以來漢詩受容文獻初緝》，則是針對日本江戶時代（一六零三—一八六七）以來的漢詩作者，在詩歌創作中對唐詩名篇名句進行了廣泛的受容這一現象，對有關資料進行挖掘、歸類、整理和研究，揭示了杜甫名篇名句在日本的流傳及受容情況。文章認為：「以杜甫詩句中某字為韻腳進行創作，這也是日本漢詩創作的一個有趣現象，它借用的是杜詩字句，更是對杜詩形式和內容的認同。日本江戶以來詩人借用杜詩句中某些字句並以之為韻進行創作，各種詩體都有嘗試，類型多樣豐富。這同明清詩社的繁盛一樣，是詩社群體性詩歌創作活動的表現。詩人或共韻賦詩，或分韻賦詩，往來唱和，促進了詩藝。到日本江戶時代，杜詩接受範型多方拓展，從中可以瞭解日本漢詩作者的杜詩觀和具體接受方式。有用杜韻、次韻、和杜韻、依杜韻、效杜、仿杜、賦得杜詩、以杜詩為韻等。」論文主要的篇幅，是大體按照時間先後，對日本江戶以來詩人使用杜甫詩韻進行創作中的「為韻」「分韻」「次韻」「用韻」「賦得」「擬杜仿杜效杜」等情形分而列之，詳細展示，以見日本江戶以來詩人接受杜詩景況的繁盛。同時指出：「日本江戶以來漢詩作者，對杜甫深有感情，對其人其詩甚有研究，詩人們或在理論上探討，或通過創作評價，或通過「題杜」詩等形式，不單從形式上接受，還從內容題材等多方面受容等等。」杜詩的傳播範圍不止於日本，韓國一樣有著廣泛的受容。因此，先生近年又將目光投放於韓國的詩歌史料，對韓國的杜詩接受文獻進行搜集與梳理，如今呈現在讀者眼前的這部著作，便是其中的成果之一。

先生從杜詩接受史文獻的角度，研究杜詩在古代東北亞的影響與受容，由詩韻接受到名篇名句的接受，由國內的歷史流變到域外的廣泛傳播，體現了既有廣泛範圍的文獻搜集，又有精細深入的文獻整理的研究特色。通過這些研究，凸顯了杜詩

的藝術影響力，促進了杜詩研究的深化和發展。

在列舉了沈先生多年以來的部分相關文章之後，可以說，先生的杜甫接受研究，有幾個方面的成就與貢獻：

一是搜集與整理了大量稀見文獻，為杜甫的接受研究、杜詩的接受研究、明代的排律創作、唐詩對域外的影響等等方面的研究，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先生的論文與著作，均以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作為依託，從豐富翔實的資料中總結出自己的觀點，這不但體現了作者扎實嚴謹的治學態度，更是治學最為基本也最為重要的方法。而這些翔實的資料，是從浩如煙海的古籍文獻中一條一條搜緝而得，這些文獻，不僅有《文淵閣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存目叢書》《四庫禁毀書叢刊》《四庫未收書輯刊》等易見書籍，還有吉林省圖書館、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等各地圖書館的珍稀館藏，更有來自於韓國、日本的域外文獻，是將整個東亞地區的文獻納入了搜集與考查的範圍，不遺餘力，廣搜博求，加以整理精細，不但可以減輕後學的搜羅之苦，更具有極強的生發性，為後學提供了繼續深入研究思考的文獻啟發，有奠基之功。

二是以詩韻接受、名篇名句接受為獨特的研究視角，拓展了文學接受研究的學術視野，開闢了文學接受研究的新領域。羅時進先生曾在《唐代文學研究再拓展的空間》一文的「傳播與接受」一節中指出：「除了需要繼續深入進行唐代文學傳播接受史的研究外，還應當對唐代重要作家在歷代的影響作專題、深微的探討。至於斷代性的唐代文學接受史研究，不僅需要一代之總括，也需要做有特色的專案。」先生的杜甫韻文傳播與接受研究，從接受學的多個角度切入，又以用韻為主，對杜甫詩韻在後世、在域外的應用情況進行研究，對創作中基於杜詩的「為韻」「分韻」「次韻」「用韻」「賦得」現象的分析，精細深微，正是「對唐代重要作家在歷代的影響作專題、深微的探討」，是一個頗有特色的優秀專案，在杜甫接受文獻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時，也為其他詩人詩作的接受研究找到了一個新的切入點，有開創之功。

三是以海量的第一手文獻資料為研究基礎，經過反復提煉與深入思考，最終抽繹出最為可靠的結論，在傳統的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建構了新的研究範式。例如《杜甫名篇名句日本江戸以來漢詩受容文獻初緝》一文，就分別列舉了日本江戸以來詩人使用杜甫詩韻進行創作的種種例證，其中，十五位詩人的五十二首詩作是以杜詩為韻，分杜詩中字為韻的有七人七首，次

杜詩韻的有六人二十四首，用杜詩韻的有九人十九首，「賦得」十人四十一首，「擬杜仿杜效杜」等七人二十六首，而這還僅僅是「初緝」，如果考慮到分韻、次韻賦詩的實際情況，常常是分杜甫五言詩或七言詩的一句或兩句，那麼，每次分韻的創作總數，少則五首，多則不少於十四首。也就是說，實際上的此類創作的數量，要遠遠高於前述數字。因此，在這些具體而微的大量事實例證的基礎上，「日本江戶以來詩人接受杜詩景況的繁盛」即可不言自明。先生以老老實實地閱讀第一手資料為研究基礎，以全新的視角展開研究，實有軌範之效。

以即將付梓的這部著作而論，便是先生在對韓國古代詩人的總集與別集充分佔有的基礎上進行的全面篩選，大凡其中有關杜甫的詩題、詩歌、序跋、畫贊，可謂搜羅殆盡，是對韓國杜詩接受文獻的首次全面梳理。其內容、體例與編排上都體現了精細科學、扎實嚴謹的學術作風，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與應用價值。

內容選擇上，本書將韓國詩人詩文中的次杜詩、集杜詩、效杜詩等有關杜甫與杜詩的內容分條錄錄，一一列舉，不僅有詩文來源的標引，同時也有文字的點校，內容極為豐富。因此，著作首先是韓國詩人之杜甫「創作接受」文獻的匯總，從中可見詩人們用杜韻創作詩歌的不同方式，如次杜韻、用杜韻、和杜詩、用杜詩為韻、分杜詩為韻等等。同時，本書也是對韓國詩人對杜甫「評價接受」的文獻彙集，從中可以看到詩人對杜詩的理解與評說。而且，本書也可以視為角度獨特的韓國詩人的詩歌選集。如書中所輯李獻慶二十條五十首詩，其中就不僅有簡單的次杜韻詩《急雨次杜韻》《還鄉次杜韻》《遣愁次杜韻》《來人次杜韻》《此洞次杜韻》《詠月次杜韻》《詠扇次杜韻》《巨黍記事次杜韻》《偶題次杜韻》和標明次某一首詩的次杜韻詩《秋日洪聖簡來宿次杜詩》《有客乘舸自忠州》韻以贈《次杜》《秋興》《夜坐書懷口號次杜》《偶題》《二十二韻》《詠竹次杜》《望嶽》韻《題盆梅次杜》《贈李白》韻《春至次杜》《遊龍門》韻《登高山次杜》《尋範十隱居》韻，還有拈取杜甫詩句中的一句或一聯，以句中或聯中每個字分別為韻而作數首的，如《因雨潦未果尋訪青鶴用杜子美詩「直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十四字為韻敘懷以志予再舉》是作五言律十四首，《懸燈旅舍客意多緒取子美「境非吾土倦登臨」一句為韻謾述古語》是作七律七首，《寄書尹汝剛毅中借東文選一帙用杜詩「男兒須讀五車書」為韻古體七首兼敘意中事一二》是作五古七首。另有用其聯而演其義者，如《贈別申友聖淵》，序云：「申友聖淵以四月下浣南歸省親，臨行徵余詩。余惟聖淵

工於詩，而顧其資甚美，所期不當止於詩而已，余將與入於大道共勉焉。遂取杜少陵「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一聯，既演其義，仍以其十字為韻，作古體十首以贈之。」就不僅僅是用詩聯中的字為韻，還有敷衍其詩義的意思了。另有一首《題杜子美〈王宰畫山水圖歌〉後》則是針對杜甫詩作的題詠，詩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杜甫此歌如王畫，亦非十日五日歌不得。平生學杜我卻拙，句法彷彿何由識。語密須損豪士氣，筆放怕倒賢人側。長杠欲下紙先慳，千疑萬惑頻按抑。斂手徐起倚西風，口猶辛苦色慘黑。暮氣摧殘益不振，但見雲歸紅日夕。不如拓筆取杜讀，讀至千千萬復億。」尤其可見詩人對杜甫的景仰與崇敬之態度。而將這些詩歌通讀下來，對這位元詩人的詩歌語言、內容、風格諸方面，也就有了一個最基本的瞭解。以一人的杜詩接受文獻即有如此豐富的内容呈現，那麼本書輯錄了自十二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八百年間近百位韓國詩人的詩文數千條，呈現出的是何等壯闊的杜詩接受的洋洋大觀啊！他如李穡《讀杜詩》（《牧隱詩稿》卷之八）、元天錫《讀杜集》（《耘谷行錄》卷之五）、徐居正《讀杜甫〈麗人行〉》（《四佳詩集》之五十二第二十五）等等，則是韓國詩人對於杜甫和杜詩的評述材料，從中可以看到至為廣泛久遠的韓國對於杜甫以及杜詩的評價。

體例編排上，是書乃「以詩系人，以人系時」，將上述內容按詩人生卒年份的時間順序編排，並附有詩人生卒、詩歌出處，且標明詩體，因此，又是一部資料翔實的韓國杜甫接受史。如此詳細而科學的內容安排，嚴謹有序的同時，極具實用性，在這些文獻的基礎上，可以生發出多重視角的研究內容，為杜甫接受的深入和拓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就個案深入而言，從接受主體的角度，可以作某一位作家或某一個詩人群體的杜詩接受研究，如李獻慶、蔡濟恭、金相定、睦萬中、成大中等詩人，都創作了數量不菲的次杜詩；從接受客體的角度，可以作某一首或某一組杜詩接受的專門研究，組詩如《秋興》，有著最為廣泛的影響，仿作與次其韻者極多。如尚震《次老杜〈秋興〉》（《泛虛亭集》卷之一）、宋純《次杜子美〈秋興〉》（《俯仰集》卷之一）、周世鵬《秋興次杜工部韻》（《武陵雜稿》卷之四）、趙宗敬《秋興八首用杜甫韻》（《獨庵遺稿》）、嚴昕《次杜少陵〈秋興八首〉呈林注書大樹》（《十省堂集》下）、李重慶《次〈秋興八首〉》（《雲齋遺稿》卷之一）、金誠一《同五山次老杜〈秋興〉》（《鶴峰先生文集續集》卷之一）、河受一《次杜拾遺秋興》（《松亭先生續集》卷之一）、韓應寅《牛家莊次德求杜甫〈秋興〉韻詩》（《百拙齋遺稿》卷之一）、宋相琦《次老杜〈秋興八首〉韻》（《玉吾齋集》卷之一）、金尚憲

《瀋陽館中次杜詩〈秋興〉韻》（《清陰先生集》卷之十三）、洪命元《次杜詩〈秋興八首〉》（《海峰集》卷之二）、高傳川《次杜律〈秋興〉》（《月峰集》卷之一）、尹新之《次杜少陵〈秋興八首〉》（《玄洲集》卷之六）、金光炫《次杜詩秋興》（《水北遺稿》卷之一）、李敬輿《次杜甫〈秋興〉》（《白江先生集》卷之四）、趙綱《十七日次老杜〈秋興八首〉》（《龍洲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三）、金世濂《和杜工部秋興》（《東溟先生集》卷之三）、李明漢《戊午三月晦送姑氏至漢仍臥所乘船順流而下將抵楊浦新居到龍山水憚舍舟登岸在舟也無以遣懷誦老杜〈秋興八首〉誦罷步原韻時春也命曰春興無筆硯不即刪檢定多疵類任覽者安改》（《白洲集》卷之七）、趙觀彬《次杜律〈秋興〉韻》（《悔軒集》卷之五）、李喆輔《燕都述懷次〈秋興八首〉》（《止庵遺稿》冊一）、金致屋《渭陽次老杜〈秋興八首〉為春興要和》（《沙村集》卷之一）、金致屋《次老杜韻答呈舅氏菊窩姜公二首》（《沙村集》卷之一）、金致屋《次杜少陵〈秋興八首〉韻》（《沙村集》卷之一）、宋德相《次杜老〈秋興〉韻》（《果庵先生文集》卷一）、權正忱《次杜工部〈秋興八首〉》（《平庵先生文集》卷之二）、朴來吾《梅園遣興次杜詩〈秋興〉韻》（《尼溪集》卷之二）、李胤永《和贈李仁夫東海秋興韻用老杜〈八章〉》（《丹陵遺稿》卷之十）、李獻慶《次杜〈秋興〉》（《艮翁先生文集》卷之六）、蔡濟恭《竹樓秋思次老杜〈秋興〉》（《樊岩先生集》卷之六）、金履安《次杜詩〈秋興八首〉韻》（《三山齋集》卷之一）、睦萬中《秋興寄蔡觀察用杜韻》（《餘窩先生文集》卷之二）、成大中《和杜詩〈秋興〉》（《青城集》卷之二）、鄭宗魯《秋興次杜韻》（《立齋先生文集》卷之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以一組作品，在域外引發如此壯觀的創作，在詩歌史上幾乎是獨一無二的。這些詩作，或自我抒懷，或唱和寄贈，可謂發諸多端，用諸多途，堪稱《秋興》接受情況的最為生動、最為直接的體現，更是老杜詩中崇高地位的最為生動、最為有力的證明。此外，《同谷七歌》《望嶽》《人日》等詩，也都有相當多的次韻作品。就宏觀拓展而言，本書所輯錄的文人的活動年代，自十二世紀末直至二十世紀初，時間跨度達八百年，從歷時性的角度，可以考察不同時代，不同政治、社會環境下對杜甫的接受情況。如研究杜詩的斷代接受，可以分別考察王氏高麗時期、李氏朝鮮時期的杜詩接受；也可以作韓國杜詩接受通史，考察杜詩接受的總體發展與變化。從共時性的角度，可以作對比研究，小範圍可以考察同一時期不同詩人或詩人群體的接受差異，大範圍可以研究同一時期中國、日本、韓國的杜甫接受情況，看其相互作用與影響等等。這些原本非常有意義的課題，將因為本書的出現而成為可以操

作的課題。所有這些，必將點亮杜甫接受研究的新領域，其學術價值可不言而喻。

盛唐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高峰期，李白與杜甫則是盛唐之盛，李為詩仙，「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就如同他自己的詩中所說，「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卓然於物外。杜為詩聖，「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執著於五味雜陳的現實。仙雖令人豔羨，卻是高處不勝寒，終究遙不可及。聖則令人景仰，有一份觸手可及的溫熱，更為貼近我們的生括。千百年以來，杜甫其人深受後人的景仰，杜甫之詩有著最為廣泛的受眾。先生的《杜甫韻文韓國漢詩接受文獻輯考》，用豐富翔實的文獻資料，充分展示了杜詩在東亞的廣泛傳播與巨大影響，讓讀者切實領略到杜甫這「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聞一多），可謂功在先聖，惠及後學。

丙申歲十月弟子孟祥娟撰

前言

中國韻文接受史之研究，為余自向學多年，始終深耽興致之課題。年來多付癡心於創作接受文獻搜討，又恰得多次應邀講學之良機，輾轉國內更兼東亞日韓等地。沉潛其館藏珠玉間，對後世詩人效仿接受我國唐宋諸賢之文獻一一爬羅剔抉，以求其至是。尔來春秋已近二十載，每每幸於所獲，未嘗不深感人生欣快。而更喜甚者，此間所緝考之文獻，多為原目首呈，覽之思之，且有更待生發品鑒者多矣。此實學林至寶，吾亦豈敢飽掩於私囊？是故又窺求數載，整理排查，於其間一行一字，皆莫不力求審慎校對，莫不力求忠其原樣。而今初具面貌，初有所成，遂願傾囊呈現于方家，以饋學林師友。

茲編所緝，系韓國歷史中、近世、近代時期，詩人效仿接受杜甫所創作之詩句篇章，按其時間先後，整理緝錄。所錄詩人五百餘位，涉獵詩篇近四千。其間之具體接受方式，按接受範型觀之，大體有用杜韻、次杜韻、和杜韻、依杜韻、效杜仿杜、賦得杜詩、以杜詩為韻、分韻等形式。

覽而觀之，微觀層面涉及到對杜詩名篇名句、用韻之接受，其中涉及杜公不同人生階段眾多名篇。如崔演（一五零三—一五四九）《述懷次杜韻》（《艮齋先生文集》卷之二），乃次杜甫至德年間拜拾遺時所作《述懷》詩；李志傑（一六三二—一七〇二）《次杜律〈九日藍田崔氏莊〉韻》（《琴湖遺稿》卷之二），乃次杜乾元元年為華州司功時，至藍田而作《九日藍田崔氏莊》詩；權相一（一六七九—一七五九）《次杜工部〈卜居〉韻簡呈浣溪翁》（《清臺先生文集》卷之二）則是次杜上元元年卜居成都西郭浣花溪時所作《卜居》之詩等等，茲不贅舉。並多有以杜詩名句分韻、為韻賦詩者，如金世弼（一四七三—一五三三）之五言古詩《用杜甫「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之句分韻成詩送李希剛出鎮西塞》（《十清軒集》卷之一），鄭士龍（一四九一—一五七〇）《即席復以「對月那無酒」分韻為古體》（《湖陰雜稿》卷之三），盧守慎（一五一五—一五九

○《「庭前甘菊移時晚」以「青蕊重陽不堪摘」為韻對菊自歎》（《蘇齋先生文集》卷之二）等等。同時，亦有眾多接受杜甫組詩名篇如《曲江三首》《諸將五首》《秋興八首》等作品。此間詩人往往群體性參與，或共韻而賦，或分韻而賦，盛況空前。

宏觀層面則可呈現韓人對杜詩體裁、題材之整體接受面貌。韓人效杜，於諸詩體皆有嘗試。五言七言，古體律體，一併長篇排律、組詩、集句詩乃至非韻文（茲編為統照全域，以求周詳，特設附錄，收錄序跋書贊等韓國詩人接受杜甫之非韻文部分）。同時，亦有讀杜而後頗有感悟進而賦詩述懷者，如李穡（一三二八—一三九六）《讀杜詩》（《牧隱詩稿》卷之八），元天錫（一三三〇—？）《讀杜集》（《耘谷行錄》卷之五）等。

倘若眼於題材之接受，此間成果亦不可謂不紛呈。其間所占比例較多的，概有：效擬杜甫之節令詩，如李洪男（一五一五—一五七二）《立春次杜律韻》（《汲古遺稿》卷上），《小寒食用杜韻》（《汲古遺稿》卷上），《上巳日用杜律徐司錄園林宴集韻》（《汲古遺稿》卷上）等；效擬杜之贈酬詩，如具鳳齡（一五二六—一五八六）《鄭禮判席上用崔典籍次杜詩韻》（《栢潭先生續集》卷之三），高敬命（一五三三—一五九二）《雪中用杜韻贈棲霞》（《霧峰集》卷之三），鄭元容（一七八三—一八七三）《海居洪都尉借見余留燕館時士人所贈詩文書畫盛加誇詡次少陵草堂三十韻寄示聊此和呈》（《經山集》卷三），趙斗淳（一七九六—一八七〇）《教坊肆音蓉城往韻其政用杜「錦城絲管」詩卻寄》（《心庵遺稿》卷之六）等；或因覽觀風光名勝，行遊記文效杜詩，用杜韻者，如李是遠（一七八九—一八六六）《仙浦觀漁次老杜韻》（《沙磯集》冊一），趙斗淳（一七九六—一八七〇）《九日月泉山莊次杜詩韻寄遊觀判樞》（《心庵遺稿》卷之八）等；或因旅居異鄉，親友相隔，苦寂無依，念親思歸，用杜詩韻抒懷者，如李民成（一五七〇—一六二九）《庚申除夜以「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為韻賦之贈舍弟別》（《敬亭先生集》卷之四），洪直弼（一七七六—一八五二）《憶妹用杜陵〈憶弟〉韻》（《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一）等；或因韶光流轉，慨歎逝者如斯，效杜名句，抒發生命哲思者，如趙泰億（一六七五—一七二八）《癸巳除夕誦老杜「四十明朝是」之句遂感而成詩》（《謙齋集》卷之十），洪直弼（一七七六—一八五二）《乙亥除夕誦老杜守歲詩「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若道吾今日事為之感歎仍步其韻》（《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等；或經事感於所遇，心緒系之，效擬杜

甫之感遇述懷詩，如吳守盈（一五二——一六〇六）《九日陪退溪先生會話於落帽峰次杜工部（藍田九日）韻》（《春塘先生文集》卷之一），權好文（一五三——一五八七）《遣懷次杜甫（赴青城）韻》，趙斗淳（一七九六——一八七〇）《抵灣用老杜「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分作古體。凡城池關防，感古悲今，以至憶弟懷人，隨意寫去，無所倫次蓋亦牢騷中一事爾》（《心庵遺稿》卷之三）等等。品其詩句，觀其內容，亦是自將詩人平生哀樂甘苦，一一託付於效杜之句。此豈不為韓國詩人對於杜公詩句中超乎於形式之外，所曆境遇，所述思想情懷等更為深切之認同者哉？如此，則不僅成全其為嶄新之藝術創造，更牽繫出種種「於我心有戚戚焉」之情感共鳴。接受承傳如此，且見杜公之英靈千載不沒。

人所常言，無微不信。此亦吾經年治學日益深諳之理。是故甘願溺身於原始文獻瀚海中，沉潛數載，未遑早就。而今年歲漸深，為學稍進，又於此經年積累之接受文獻中喜悟「創作接受」至理。私慮以為，此一接受理路且不同於爾來眾方家諸賢之闡釋史、效果史等層面研究。舉茲編為例，余之所求，皆以所搜討之原始文獻為依託，觀後人效杜之創作文本，體悟杜詩於東亞之接受盛況。後之闡發敘述，亦當從文本中生發，當持切實本分之態度，當敘通讀會心之領悟，切不可空發一言。

今此稿付梓，吾與茲案相對相覷，體韓國諸詩人效杜之境況，察老杜茹古涵今之心曲，真有當年陶潛載舟輕歸，稼軒青山照面之豁然映鑒，互為知賞之樂矣！學壇師友，若有能理解心氣，稍通思脈者，則更期或從茲編所緝能繼有所獲，於創作接受領域拓步前行，吾之快慰，必莫過於此。至於全部書稿體例之編排，條目之取捨有失允當恰切者，一併凡因翻檢不周、搜閱未至而致訛誤遺漏者，且請識者方家雅正諒諸。

沈文凡

丙申歲臘月於大庇齋

凡例

◎杜公之詩，囊括經史，貫穿百家，吸群書之芳潤，擷百代之精英。自古以來，效杜者眾。而放眼域外，幾無專本輯錄，此實學壇之憾。今遂願以一己綿薄之力，傾囊呈獻多年輾轉搜集韓人學杜之原始文獻，以饋學林，並以見杜公英靈，千載不沒，以感其氣亙江山，神遊天壤也。

◎茲編所緝，原系近二十年來散緝零搜與集中搜集之總彙集，整理成編，終以《韓國文集叢刊》所載錄為底本，（具體文獻來源處，不再一一另列此底本。）按有聞必錄，細大不捐之原則，收錄韓國詩人詩文中之次杜、集杜、效杜、擬杜之詩。詩體涵括五、七言古律、排律，一併序跋集句，遊記書贊。是本皆分條緝錄，一一列舉，並於詩題後標引文獻來源。詩歌體裁、選集出處等皆遵原集，依其原樣悉數保留。並按其有無，於標題處統一依照：作者，詩體，詩題，選集之序依次列出。

◎自古詩集彙編之次序，多以編年為善。是本之體例編排，亦以作者生卒年為線，時間斷限囊括韓史中、近世、近代社會（西元九一八—一九四五年）。詩者之名，每每首呈，括其生卒年份，列於其文獻首起，下不重出。

◎茲編對盡所採錄之文獻，莫不逐字審慎校對。而其間亦有絕難者在：韓之詩人仿效杜詩，或以杜之詩題為韻，以杜之詩句分韻者，多因其所列題目詩句未盡合杜之原樣，勢不得不回環翻讀，依原題原韻詳加考證。韓之詩人對杜公詩題詩句之接受，亦受版本流傳，底本異同，理解傳抄等主客觀因素影響，對照我國自古之通行版本，其異誤所在，不可不察。然文獻緝考，貴遵原樣，貴秉全貌。是其詩題詩句有與古今之通行本有異或有簡省之處，悉遵原本，盡量修正原有之訛誤。原本有詩

人次杜組詩之佚散者，思慮版面整飭，不另標示。原本已校訛誤者，今則不另行出校。原本之存題而佚詩者，茲在其詩題後括一「題」字，以示讀者。

◎同一作者之同題次杜韻多首，且有他校於詩題處標明數量者，茲編置其於題後，括弧標注，以為明示。如：《感遇（八首）》
◎作者同一詩題中，同時涉及次杜詩與非次杜詩者，則僅保留次杜詩作。如：南龍翼《八哀四懷詩並序》（《壺谷集》卷之十），其序有云：「擬杜工部作《八哀》，更效權石洲作《四懷》」。遂茲編則舍《四懷》而僅留《八哀》矣。（為保整飭，原文不另出校。）

◎杜之原詩，古律長篇，固有段落。每段分界處，亦自有天然起伏。而效仿者於謀篇構局處，皆遵少陵，大體無甚出入。故茲集無論古律詩歌，序跋長文，分段排篇，皆悉原稿原樣，順其文勢之自然，不做拘泥分章句數帖括之為。

◎所謂詩貴不著圈點，取其淺深高下，隨人自領。且茲編主重文獻緝錄，力求呈現本源面貌，故集中注釋之位置內容，未敢沒人之善，一條一句，悉遵原樣，筆者亦未擅加評點，庶免或臆或固之失。唯在校勘句讀之時，括其內容，前標「注」字，以醒讀者之眼目。

◎一作者之詩文中若有諸人酬唱詩文附載集中者，為免主客不辨，茲編此用低一格寫。

◎文獻緝考，以求周詳。遂茲編特設附錄，收錄韓國詩人接受杜甫之非韻文部分，敬呈讀者。

◎茲編是為初版初緝，疑文剩義，所在者多有。雖累經年，校勘之功，搜爬之辛，期間甘苦難狀，而究未能盡愜私衷，識者諒諸。凡因翻檢不周、搜閱未至而致遺漏者，一並佚句異字等處，皆深顧今後能繼有所獲，加以補正。

目錄

李奎報	(一六八—一二四一)	一
金仁山	(一二三二—一三〇三)	一
閔思平	(一二九五—一三五九)	二
李穀	(一二九八—一三五—)	二
李穡	(一三二八—一三九六)	二
元天錫	(一三三〇—?)	三
鄭樞	(一三三三—一三八二)	四
韓修	(一三三三—一三八四)	五
金九容	(一三三八—一三八四)	五
河演	(一三七六—一四五三)	六
申叔舟	(一四一七—一四七五)	六
成三問	(一四一八—一四五六)	七
徐居正	(一四二〇—一四八八)	九
姜希孟	(一四二四—一四八三)	一
金宗直	(一四三一—一四九二)	一

金時習(一四三五—一四九三)		一三
俞好仁(一四四五—一四九四)		一三
金訢(一四四八—一四九二)		一五
申用溉(一四六三—一五一九)		一六
金世弼(一四七三—一五三三)		一六
朴祥(一四七四—一五三〇)		一七
金克成(一四七四—一五四〇)		二一
沈義(一四七五—?)		二二
洪彥弼(一四七六—一五四九)		二二
李荇(一四七八—一五三四)		二四
朴閻(一四七九—一五〇四)		二五
金安老(一四八一—一五三七)		二六
申光漢(一四八四—一五五五)		二八
金正國(一四八五—一五四一)		二九
韓忠(一四八六—一五二一)		三一
沈彥光(一四八七—一五四〇)		三一
鄭士龍(一四九一—一五七〇)		三三
尚震(一四九三—一五六四)		三三
宋純(一四九三—一五八三)		三五
周世鵬(一四九五—一五五四)		三五

趙宗敬	(一四九五—一五三五)	三八
李元孫	(一四九八—一五五四)	三九
趙昱	(一四九八—一五七七)	四〇
李滉	(一五〇一—一五七〇)	四〇
崔演	(一五〇三—一五四九)	四一
洪暹	(一五〇四—一五八五)	四二
嚴昕	(一五〇八—一五五三)	四二
金麟厚	(一五一〇—一五六〇)	四四
盧守慎	(一五一五—一五九〇)	四四
李洪男	(一五一五—一五七二)	四八
金富弼	(一五一六—一五七七)	四九
宋寅	(一五一七—一五八四)	五〇
楊士彥	(一五一七—一五八四)	五〇
黃俊良	(一五一七—一五六三)	五〇
李後白	(一五二〇—一五七八)	五一
吳守盈	(一五二一—一六〇六)	五一
俞泓	(一五二四—一五九四)	五二
具鳳齡	(一五二六—一五八六)	五二
奇大升	(一五二七—一五七二)	五三
琴蘭秀	(一五三〇—一六〇四)	五四